

行人系列

我是太阳

月亮背面

曾在

丹青引

东京有个绿太阳

蒋 濮 著

东京有个绿太阳

人间正道

天下财富

困境与决绝

君子外

空中重围

北方城郭

英雄时代



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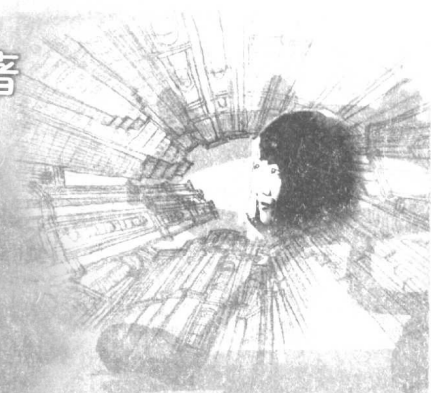
行人系列

724757
338

东京有个绿太阳

蒋 濮 著

东京有个绿太阳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系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有个绿太阳/蒋濮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12

(行人系列)

ISBN 7-02-002808-X

I. 东…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716 号

责任编辑: 彭沁阳 杨 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3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0000

定价 15.40 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行人系列”丛书,由现实生活题材和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长篇小说组成。

在这个伟大和丰富的时代,因袭的重负和新生的激情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中剧烈消长,一方面给现实主义文学以丰沛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对现实主义文学把握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行人系列”丛书集中反映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反映了直面现实、关怀民生的文学理念恒久的生命力。

取名“行人”,首先有“文学与时代同行”之意;其次,作为“行人”的文学,有观察和记录时代的责任;再者,这套丛书的出版对象,应该是所有“时代的行人”——与丛书作者在同一时空中奋斗并且前行的读者们。

1/15

**本故事纯属虚构,和真人真事没有任何关系。
如与现实生活有雷同之处,纯系巧合,请勿对号入
座,特此声明。**

——作者

纵观我们的全部生命,我们所具有的惟有现在,除此无他。

——叔本华

“你看见过东京的太阳吗?”

“当然看见过。”

“什么颜色的?”

“当然是红的。”

“不,是绿的。”

“怎么会是绿的?”

“不信,你盯住它看,就知道东京的太阳是绿的了。”

——田雨和宫岛的对话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上午，午后。

陈开来右手臂紧紧挟着一大摞书，匆匆跑下图书馆的台阶。

“开来！”

陈开来收住脚、循声望去：“老费，上哪去？”

费林拍拍挂在肩上的大书包，一脸紧张兮兮地说：“借书去。我带了个头号大书包来，装它十本书回去。这次老子下决心拼了，我对打工酒店里的‘妈妈’都说了，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可要看书，准备考试，我们店里的‘妈妈’，对别人都难说话，也怪，偏偏特别优待我！”

“你老兄嘛，还有什么话说。”陈开来知道老费一吹起牛来就像自来水，不关不停，连忙敷衍地拍拍他胳膊，拔腿要走。

“哎，别走嘛！”费林比陈开来足足要高出大半个头，宽肩窄腰，一件式样很好的浅米色茄克把壮壮的身材更衬得有模有样，他伸手拦住陈开来，“真不够朋友！知道你是博士生了，看着兄弟我水深火热，都不伸手拉一把？这可是第二次了，再要考不上，就算不谈签证的问题，我怎么有脸再见宫岛先生……”

“你小子不讲良心，我还要怎么帮你？总不见得代你去考试吧。”陈开来瘦瘦的中等个儿，长脸，尖尖的下巴颏稍往前突，厚唇凹眼黑皮肤，架着副眼镜，典型的广东广西那一带的人。

“别不耐烦呀，你是科班出身，我是硬赶着鸭子上架，差老鼻子啦！再说一遍嘛，重点究竟是什么？”

“老实告诉你吧，没重点，真要有决心，就把社科院的那套

《中国文学史》从头到尾背熟，熟能生巧……”

“乖乖隆地咚……”费林又皱鼻子又挤眼，上海人硬撇苏北腔，十分夸大的表情：“《中国文学史》足有三大本呀，怎么背得了？”

“怎么背不了？！想当年本人考研究生时，还不止背了一套呢！”

“服了，兄弟服了！哎，不管怎样，抽个时间再给我讲讲，有的地方实在看不明白。”

“没问题，过一天到我那里去喝酒，咱们边喝边吹。”

“一言为定！”费林习惯地一伸大拇指，表示满意，忽然，他想起什么似地眼珠一转，“忘了告诉你，刚才宫岛先生找你呢。”

“哦？”一听宫岛二字，陈开来的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找我？”

“说是好像有一封信……”

“信？！”

“我也弄不清，反正……”

“啊，那我先走了。”陈开来脸上显出狐疑的神情，匆匆就走。

“兄弟的事别忘喽！”费林追着叮嘱了一句。

“不会！电话再联系！”陈开来头也不回地大声应着，快步穿过不大的一片校园，直奔研究大楼而去。

说是大楼，其实既不算很大也不算很高，暗黄色的旧式建筑，看上去颇有历史的沧桑感，上下共八层，包括了文、商、法、社四个学部，以及教师的研究室，硕士生、博士生们上课用的小教室，还有各学部的行政管理办公室等等，统统都挤在这不大的一幢楼里。日本岛国地价昂贵，而东京就更是寸土寸金，“土地神话”，世界闻名。因此，设在东京市区内的大学，尤其是那些自负盈亏的私立大学，其占地面积，建筑规模，自然就得“精打细算”。

A大是日本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有名的私立大学，其建筑规模却同样也不大，虽然后来扩建，但为避开东京市区奇高的地价而均以分校的形式移向了郊外，如医学部、理学部等便都设在了分校内，市区内的原校舍即为校本部，盘踞在一座不大的小山丘上，中央一块空地被覆盖在几株看上去已年逾古稀的菩提树荫之下，几座石椅石凳，几架五颜六色的自动售饮料机，装点出一个小小的校园。校园四周便是楼，挤得满满的，除了通道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余地，楼都不高也不新，那些赭红色的砖墙，窄窄的圆顶哥特式窗户，显示出这些建筑物还是上一个世纪的“遗作”。校门进口处宽宽阔阔的大石台阶很有些气势；沿山丘斜坡特意保留下来的一片小树林也增添了不少幽静和雅意，特别是每到黄昏时分，夕阳的余辉还残留在古老的赭红色建筑物上时，小树林里却已先暗下来，深深的，静静的，风吹树影，枝叶轻轻一片摇动，时或传来“啊——啊——”几声苍凉的鸦鸣。

陈开来跑上研究大楼的台阶，推开镶木框的玻璃大门，跨进前厅，一眼看见白雪正坐在包皮长沙发凳上，背对大门，埋头专心专意地看着什么，他脸上一亮，轻脚轻步走到白雪背后，站定，把呼吸调匀，极亲热地叫道：“雪雪——”

“谁？”白雪一惊，回过头来，“哟，是你，吓我一跳！”

“雪雪——”陈开来顺势一屁股坐在白雪旁边，脸朝门厅，方向和白雪正好相反，他微微后仰地倾过身子：“看什么呢？这么专心？《社会心理》，哟，你什么时候对心理学有兴趣了？让我看看！”边说边伸手去拿书。

白雪迅速往边上一让：“怎么动手动脚的？”

陈开来见白雪脸上显出不快，像是真的不高兴似的，不觉一愣：“说话这么冲！我哪儿得罪你啦？雪雪？”

“谁让你‘雪雪、雪雪’的，只有家里人才这么叫呢。”

“可是，上次去你家……”

“上次是上次！反正，今后不许这样叫了！”

“是，是，白雪小姐！这行了吧？”

白雪淡淡“哼”了一声。

陈开来脸上显出些许无趣，动了动屁股，似乎想走开，但头一低，又坐定下来，抬起眼，满脸堆笑：“你说过，中国大陆来的男人是乡巴佬。”

“乡巴佬也有乡巴佬的好处，诚实嘛。”

“诚实？！什么意思？”陈开来白多黑少地一翻眼。

“没什么意思啊——”白雪两手抱胸，故意把个“啊”字拖得很长。

“天地良心，我对谁不诚实也不敢对你雪雪不诚实啊。”陈开来仿佛着了急，瞪大眼又叫起了“雪雪”，紧接着想起来，忙用手拍拍脑袋，一迭连声，“错了、错了，白小姐！白小姐！行了吧？”

白雪忍不住“噗哧”一笑：“得了得了，什么‘敢不敢’的，我又没说什么。”她斜了陈开来一眼，突然问，“你不是说没结婚吗？”

“是……”陈开来望着白雪，不大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眨了眨，“怎么……”

“没什么……”白雪头一扭，眼光向着别的方向，“我忽然想起你刚到这儿来当研究生的时候，逢人就说，‘小生三十五，衣破无人补……’哈哈！哈哈！”白雪手捂住嘴，大笑起来。

“嘿嘿……嘿嘿……”陈开来尴尬地咧咧嘴，表情似笑非笑。

“为什么不结婚？”白雪收住笑，一个发问。

“这……不是没碰见合适的嘛……我这个人，自己不咋的，还尽往高处想……”陈开来自嘲似地摇摇头，手一拍膝盖，“大陆的女孩子太凶，‘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个都强得不行，哪像你这样，温柔知礼。”

“哟，别肉麻了，我可也是很厉害的哟！”白雪若有深意地瞟了陈开来一眼，把手上拿的书往提包里一塞，站起身来，“不和你瞎扯了，我还有点事。”

陈开来也站起身：“晚上一块儿吃饭好不好？我请客。”

“不行，我有约。”

“那么忙啊？好吧，晚上给你打电话。”

“再说吧。”白雪不置可否地摆摆手，扭头就走，刚走一步，却又转过身来，“对了，忘了问你，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

“正在准备，看，借了这么多书。”

“加油哇，可别输给她！”

“你说田雨？放心——”

“不能大意，她可是个厉害角色。”白雪撇撇嘴。

“她厉害我也不含糊呀，你放心吧！”

“我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我是为了你，你心里难道不明白？”

“是，是。”陈开来摆出一脸夸张的顺从，“我明白！”

“明白就好！再见，がんばれ（加油吧）！”白雪丢了个似嗔非嗔的眼风，一扭腰，转身离去。

陈开来望着白雪的背影，一条黑色窄短裙紧裹着小而丰满的臀部，上身是浅黄色宽松衫，一件深黄色薄毛衣像围巾般随意地披搭在肩上，纤腰细腿窄肩，流行的披肩发在发顶处用红绒绳松松地束了一束，黑红相间，显得十分俏丽惹眼。“看背影还真像个小姑娘呢。”陈开来在心里不无嘲讽地默想，“可惜，只是背影……”

他转身走到电梯前，揪亮了电钮，立定，等着……脑子里还晃着白雪的影子，特别是发顶上那截红绒绳。“这点倒还留着中国女子的味儿。”陈开来想着，他知道白雪出生在大陆的广东，不

知因什么关系，五十年代后期随父母到香港，后辗转迁居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最后在日本定居下来，目前正在申请“归化”，加入日本籍。“好个颐指气使的女人。”他心中暗叹一声，“没法子，人家‘日本人’有钱，而且……她在宫岛先生面前能说话……这事说来有点怪，宫岛先生怎么就能听她的呢？三十六岁的女人，就算长得有几分姿色，也终究是不年轻了。瞧她刚才对田雨那股劲儿，女人呀，女人。”

“陈君。”

一声招唤打断了陈开来的默想，他回头，见是同研究室的硕士生松野君。松野二十六七岁，长得人高马大，五官凸是凸、凹是凹，轮廓分明，和一般日本人团团的肉脸很不一样。

“哦，松野君，”陈开来比松野矮半个头，他半仰脸，很殷勤地，“去研究室？”

“是呀。哟，电梯来了。”松野用中文说。

电梯里空空的没有人，陈开来抢前一步，一手按门，一手前伸，让松野先行，松野也并不客气，大咧咧地跨进电梯，陈开来跟着进去，又按按电钮盘上的“6”字，电梯一震，往上升去。

“松野君的中文真是说得好！”陈开来赞叹倍至般地直咂嘴，“不说别的，光这一点就让我服了你！”

“哪里，哪里。”松野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容，口里却谦虚着，“还差得远呢。”他用了教科书上学来的一句客气话。

“你今年硕士毕业，考博士吗？”

“不！我打算去留学。”

“是吗？北京还是上海？”

“我不去大陆，去台湾。”六楼到了，电梯停下来，松野边跨出电梯边说：“台湾有钱，お金持（有钱人）。”说话时他昂着头，一脸傲气。

“对！你说得太对了！我同意。”陈开来右手一挥，十分郑重其事地说，“本人看问题向来尊重事实，台湾人有钱，お金持！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是，听说你父亲在大陆是共产党的官员，你可以说是那个……那个‘干部子弟’，难道你不喜欢共产党？”

“嗨，父亲是父亲，我是我。本人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咱是搞文学的，文人墨客，不问政治……”

“可我认为文人不可能不问政治，我就对政治很感兴趣。我对你们的共产党……”

“松野君，真对不起，现在我实在没有时间，宫岛先生有事找我。”陈开来皱起双眉，十分遗憾似地打断了松野的议论，“下次，下次到我那儿去喝酒，咱们边喝边谈，本人对你的头脑是从来都很佩服的。”

“哪里、哪里。”松野脸上又浮出满足骄傲的笑容。

“就这么说定啰！”陈开来竖起右手食指，做了个加重语气的手势，然后摆摆手，后退一步离去。

“嘘——”他边走边吐出一口长气。松野这小子说风就是雨，整天出言不逊就好像要竞选大总统……妈的！乳臭未干的小日本少爷，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他摇摇头，在心里轻蔑地“呸！”了一声。

走廊中间右边是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科新上任的主任教授宫岛正雄先生的研究室。

此刻，宫岛先生研究室的门紧闭着。

陈开来用手指拢拢头发，又整整衣领，还轻咳一声清清嗓子，然后走上前，弓起腰，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进来。”

陈开来用手指尖将门缓缓推开。

宫岛先生的研究室不大，一面临窗，两侧壁一排到底立着装满了书的书架，窗前放一张办公桌，宫岛正坐在书桌前黑色的皮靠椅上和什么人在通电话：

“……知道了，中国大使馆的李先生……那么，明天下午……等等，让我看看明天的安排，”他俯身办公桌查了查搁在桌角上的台历，“明天下午二点好不好？就请中国大使馆的李先生直接到我办公室里来。那就这样了。”宫岛搁下听筒，低着头，仿佛在想什么，片刻，抬头，望着陈开来，淡淡地：“来啦，坐。”

“先生正忙，要不，我待会儿再来。”

“不，找你有话要谈，坐下。”

陈开来小心地在备给来客用的橙黄色木椅上坐下半个屁股，眼盯着看着宫岛。

宫岛五十三岁年纪，细皮白肉、略显清癯的长方脸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些，前额已开始谢顶，使本来窄窄的额头看上去显得宽阔起来。他默默看了陈开来一会儿，伸手从桌上端起一只中国景德镇产的红釉烧花细白瓷茶杯，这是另一名中国博士留学生田雨从上海带给他的礼物，他很爱用，一直搁在办公桌上。宫岛呷口茶，脸上现出些许犹豫的神情，似乎想说什么又难于启口，顿了顿，放下茶杯，抬手扶扶浅色框嵌金丝的眼镜，才慢声说：

“陈君，关于你的家庭情况是不是……嗯，有点问题？”

“家庭情况？！”陈开来全身一震，“先生……”他嘴张了张，却没有说下去。

“本来，我们日本的大学和中国不一样，是从来不过问学生的私生活情况的，可是，”宫岛低头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你自己看吧！”

陈开来往照片只扫了一眼，脸“刷”地便白了，紧接着又变得通红，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他和妻子于倩倩以及小女儿亮亮

的三人合影。

“先生，我……”陈开来方寸顿乱，一脸惊慌，张口结舌。

宫岛站起身，破例地动手倒了一杯茶，放在陈开来面前：“镇静，不要慌。信是从校长办公室转来的，因为我是你的指导教师，所以转到我这里，来，你先把信看了，再慢慢谈。”

陈开来打开信，的确是妻子的字迹。他认得那稍稍斜倾的纤细的字体，每星期总有一封这样字体的信寄到他的住处，他常常看也不看就扔在一边。最近，忽然有三个星期不来信了，他正纳闷，以为妻子终于想通了。真是做梦也料不到，原来，她于倩倩竟然会来这一手——

尊敬的校长先生阁下：

我是贵校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博士留学生陈开来的妻子。我们本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自从陈开来三年以前赴贵校留学之后，就开始日渐冷淡和家庭的关系，他羡慕日本富裕的物质生活，想通过婚姻关系长期居留日本。为此提出离婚，想方设法要抛弃自己的妻子和亲生的小女儿……我和女儿都非常悲痛，我需要丈夫，女儿更不能没有父亲，我们并不痛恨和责怪陈开来，只希望能唤起他的良知，回到中国，回到家庭，回到我和女儿身边来。尊敬的校长先生阁下，您也有妻子儿女吧，所以一定能明白我的处境和心情，恳求您帮助我们，让陈开来早日回到中国，我和女儿都日夜等待着他归来。

此致

敬礼！

于倩倩

×年×月×日

陈开来拿信的手慢慢垂下，愣了一会儿，抬脸，嘴张了张，但却什么也没有说。

“是你太太？”宫岛用手指了指照片。

“是的。”陈开来声音很低。

“女儿？”

“是。”

“几岁了？”

“照相片时还不到三岁，现在快六岁了，就该上小学了。”他低下头，伸手从西装外套内襟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夹，打开，拿出一张小照片递给宫岛，“这是我女儿最近的照片。”

宫岛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真可爱，大眼睛，翘鼻子，额头像你，五官……像妈妈吧？”

“是。”

“你太太很漂亮呀！”

“还可以吧。”

宫岛欠身把照片还给陈开来，接着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目光尖锐地盯住陈开来：“为什么说假话？”

“对不起。”陈开来两手搁膝、上身前倾、深深低下头，标准的日本式“认罪”姿态，“可是，事情并不像她说的那样。我和她的关系其实早就不好了，在我来日本以前就已经提到过离婚，和我来不来日本根本没有关系。”陈开来语调激烈起来，“是她，原来嫌我这不好那不好，口口声声要离婚，后来见我到日本来了，就死抓住我不放……我隐瞒有家庭是我不对，我不该说假话。可是，这种情况下，我实在不愿意提到她的名字……”

“真是这样吗？”

“我发誓！”陈开来猛一扭头，伸手摘下眼镜，顺势抹了一把眼眶，“对不起，我有点激动了。”

“好了，好了，”宫岛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声音也淡淡地，“我们日本的大学，不过问学生私生活，这是你们夫妇的私生活，你们自己处理……只是，从我个人来说，总觉得家庭宜和不宜分，何况你们还有这样可爱的孩子，看在孩子份上，陈君，你也应该考虑，是不是早点回中国好呢？”宫岛嘴角浮出一个微带嘲讽似的笑意。

陈开来心一沉，脸色顿时发暗，他勉强点点头，口齿含混：“谢谢先生关心，让我想一想……不管怎样，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绝不给先生添麻烦。回中国的事，我想总要博士毕业，好不容易出来留学……”

“我也并不要你马上回中国嘛。”宫岛仰靠在椅背上，一条腿翘起，架在另一条腿上，悠悠地荡着，“你们中国人呀，”他略略眯缝起眼睛，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打量陈开来，“你们中国人呀……”他又重复一句，缓缓地摇摇头。

“对不起，可以进来吗？”几声敲门声伴着一个清脆的噪音，门被推开一条缝，从缝里伸进一个圆圆的脑袋，一双同样也是圆圆的眼睛灵活地转着，“哦，有事啊？那我等会儿再来。”

“没有事。没有事，田雨，进来吧。”宫岛放下架着的二郎腿，向田雨招招手。

门开大了，田雨走进来，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剪得很短的几乎像男式的短发下，一个宽而光洁的额头，圆脸圆眼，加上两片抹了淡淡唇膏的、丰满柔软、看上去极富质感的厚厚的红唇，使整个脸显得活泼明朗且很有特点。

“宫岛先生，”她递上手里拿着的一张表格，“这是国际科发给每个留学生的学习状况调查表，我填了，请您盖个章。”

“哦，”宫岛接过表格，从上到下很仔细地过了一遍目，才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私章，在表格上盖了个红印，“这样可以了